



盐津县普洱镇三江交汇奇观。

三江边上，炭火暖透百年烟火

黄成元 袁丽文/图

乌蒙山的褶皱深处，滇东北的层峦叠嶂之间，关河、上清河、沿江河3条河流奔涌交汇，将盐津县普洱镇温柔地揽入一道狭长的河谷。5座山体的轮廓形如五马饮水，勾勒出“五马归槽”的独特地貌。小镇就安安静静地贴在山与水的缝隙里，民居一侧轻倚陡峭的山体，另一侧稳稳立在河岸高高的水泥柱上。这里最高处鸡狗山主峰海拔2198米，最低处关河岸边仅345米，近1800米的海拔高差在群山间挤出一条小小的河谷，也让被三江环抱的普洱镇成为隐匿于滇东北群山间温润透亮的“三江明珠”。

普洱镇年平均气温17.8℃，2200多公顷原始天然林覆满连绵山峦，箭坝梯田层层叠叠地顺着坡地铺展，手扒崖瀑布冲破山壁跌入深潭，天生桥横跨溪谷架起天然通道。大自然在这里毫不吝惜地铺陈馈赠，让这座藏在深闺里的小镇，既有“森林氧吧”的清润，又保留着滇东北乡土小镇纯粹质朴的人间烟火气。

古渡百年 炉火起于河畔

三江奔涌至此，水势转缓，天然形成一处良港，让这颗“三江明珠”藏着一座上百年的水陆老码头。元代于此设置渡口，名为蒲二；明末清初称鸡爪乡，后经谐音演变为吉照。清乾隆年间，东川铜料经此运往京城，渡口商旅云集，往来舟楫常遇风浪倾覆，乡民便在江边巨石上修建渡口老庙，佑佑行船平安，这片土地也由此得名普洱渡。此后岁月更迭，小镇先后使用过“三江镇”“永安镇”等名称，最终定名为普洱镇。古渡旧貌犹存，铁索桥横跨清波，中原文化、滇文化与夜郎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在河谷的清风里沉淀下厚重的人文底色。

当年舟楫往来、商贾穿梭的繁盛码头，为这里带来了络绎不绝的船工与马帮，也让江边升起了一缕缕炊烟。顺流

而下的船只总在傍晚靠岸，一路卸货奔波的船工、辗转千里的马帮，满身疲惫、饥肠辘辘，最期盼一口热乎快捷的伙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在码头的空地上支起炭炉，烤制几串关河沿岸散养的黄牛肉，随手撒上一把山间晒制的辣椒面与花椒面，油脂滴落在炭火上，“嗤”地腾起阵阵白烟，醇厚的香气顺着河风飘出半里地，勾住了每一位赶路人的脚步。快捷热烫、滋味浓烈，刚好抚慰行路人疲惫的身心。

码头边的炭火就这样从一处蔓延成多处，从零星小摊汇聚成半条街巷，从供船工果腹的简易吃食慢慢孕育出独属于普洱镇的烧烤风味与制作讲究。当年运铜的旧船早已消失在关河的浪涛声里，马帮的铃铎也隐进了山林深处，可这一炉炭火从未熄灭——它从江边石阶挪到集镇正街，从爷爷的手上传到父亲的手上，再从父亲的掌心交到如今守着烤炉的王师傅手中。食客也从当年赤膊挥汗的纤夫、风里来雨里去的赶马人，慢慢换成了晚自习结束后结伴而归的少年，收工后凑在一处小酌的乡邻，还有在外漂泊多年返乡的年轻人。

浪涛拍岸，古渡码头的石阶被江水洗刷了一遍又一遍，这炉炭火却夜夜亮着暖光，接纳了一波又一波南来北往的过客，也牵起了缕缕剪不断的乡愁。

暮色漫卷 一城灯火暖人心

当夕阳缓缓沉落山头，暮色从河谷底部悄悄漫上来，两岸峭壁敛去最后一抹落日余晖，小镇的灯火便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从吊脚楼的木窗缝里，铁桥的栏杆旁、老码头废弃的旧石阶上，慢慢透了出来。真正把这颗“三江明珠”从沉沉夜色里轻轻唤醒的，永远是炭火的香气——朝天椒的辛烈、大山花椒的麻香、油脂遇热散发的焦香，顺着温润的河风钻进每一条窄巷，勾勒出独属于普洱镇

的烟火图景。

烧烤铺子位于普洱镇最热闹的老街上，距离老码头不过一箭之地。街面不算宽阔，两旁的老屋挤挤挨挨，檐下灯影斑斑晃动，把过往行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烤炉就支在各家店铺门前，铁皮炉子被经年的炭火焙得温润发亮，炉上摆着一排排码放整整齐齐的竹签，滴落的油脂升腾起袅袅白烟，缓缓漫过老屋的檐角，和邻铺蒸笼冒出的水汽缠绕在一起，难分彼此。

王师傅站在烤炉后面，手里握着一把竹签，翻动食材时手腕轻轻一抖，宛若拨动一把没有琴弦的老琴。这套动作他练了很多年，20岁出头从父亲手里接过这门手艺时，他还未能读懂炭火里藏着的岁月分量。如今，三代人的时光都沉淀在这方寸烤炉的炭火里了。街面上人来人往，吆喝声、谈笑声、锅铲碰撞铁锅的叮当声，汇聚成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而这个不算大的烤炉便是这片嘈杂里跳动的温热脉搏，把整条街的夜晚都熨得柔软又生动。

普洱镇的烧烤有着独树一帜的脾性，铺子一家挨着一家，又各有传承。烤制烤串的牛肉必须是关河沿岸散养的本地黄牛，肉质紧实细嫩，切成薄片后穿在竹签上，往炭火上走一遭，外层烤得焦香酥脆，内里却仍保留着柔嫩多汁的口感。选用的辣椒面是山崖向阳坡地里生长的朝天椒晒干后手工舂制而成，香中带辣；花椒粒则采自正沟村的大山深处，麻味醇厚绵长。一口咬下去，油脂混合着香料在齿间迸发，麻意与浓香缓缓漫过舌尖，令人回味无穷。

隔壁桌的老人慢悠悠地剥着花生，沙哑的嗓子哼起几句关河号子，那调子与百年前江边传唱的几乎别无二致；刚下晚自习的学生围坐在一起，吃着香气四溢的烤鸡翅，吸着热气腾腾的酸辣面，嘴角沾上了辣椒油也浑然不觉。这

样的场景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上演，如同炭火的火光，没有灼人的燥热，却温润明亮，安稳踏实。街面上那些细碎晃动的光影，被往来行人的脚步踩乱后又重新聚拢，仿佛为这颗“三江明珠”镶上了一串流动的碎钻。

深闺小镇 烟火绵长自安然

王师傅的儿子在外省读大学，假期返乡后总会到店里帮忙。年轻人手脚麻利，端盘、擦桌子忙个不停，目光却总忍不住四处打量；看父亲往最后一把烤串上特意多撒一撮翠绿的葱花，看卖糯米饭的阿婆收摊时总会把剩下的饭轻轻倒进流浪狗的碗里……这些从小看到大的场景，从前只觉得寻常无奇，如今从省城的繁华里回来，反倒慢慢咂摸出了不一样的滋味——炭火边这些热乎的人情冷暖，是都市再热闹的商圈也寻不到的鲜活气息。

普洱镇没有旅游攻略上标注的网红打卡点，只有老街深处青瓦飞檐的古建筑轮廓，于夜色之中沉默地挑着一轮明月；只有关河对岸几栋老屋的尖顶，在清晨的薄雾里若隐若现。恰恰是这份鲜少为外界熟知的特质，才让小镇的烟火气纯粹得如同关河的流水，不为任何人刻意停下，只是安安静静地顺着河谷流淌。也正是这份不掺杂质的纯粹，才让三江交汇处的这颗小小明珠，在群山掩映之间兀自散发着重润柔和的光芒。

子时过后，街面上的人群渐渐散去。王师傅开始着手刷洗烤架，钢丝刷摩擦铁条发出沙沙的轻响，如同深夜里春蚕悄悄啃食桑叶。最后一桌客人起身离开，塑料板凳被拖拽出轻微的叹息。河面上不知何时浮起了一层薄雾，对岸的峭壁只剩下朦胧柔和的轮廓。王师傅的儿子蹲坐在门槛上刷着手机，忽然抬头问父亲：“咱们这烤串的手艺，算不算得上是一种文化？”

王师傅握着钢丝刷的手顿了顿，想了很久都没有回答。他抬眼望向老街的尽头——那里，卖早点的铺子已经亮起了暖黄的灯光，蒸笼的白气袅袅升起，和烧烤摊还没散尽的烟火在半空中相遇，诉说着小镇的烟火日常。千百年来，关河水奔流不息，将镇子环抱在两岸陡峭的山壁之

扎根昭通的柳

杜恩亮 文/图

当裹挟着红土的江水在汛期咆哮奔涌时，河岸两旁万千柳树的根系如同无数双遒劲的手，紧紧抓住脚下的泥土，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倔强的“守岸者”。

从渔洞水库的连片柳林到靖安山间的百年古柳，从牛栏江干热河谷的速生柳带到洛泽河畔的原生柳林，柳树在昭通的山水水间扎下深根，以“把根扎进土石里”的姿态，守护着一代又一代沿江而居的昭通人，在漫长岁月里生长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人文根脉。

很多老昭通人对柳树的第一记忆，来自昭鲁河沿岸绵延数公里的柳林带。作为昭鲁坝区的核心水利枢纽，渔洞水库周边及昭鲁河沿线的连片垂柳逾万株，春风拂过，柳絮漫卷、柳丝垂帘。暮春时节沿河岸走一走，连风里都裹挟着新柳的清香。这些柳树大多是早年当地乡民亲手扦插的，并没有特意做过精细的育苗规划。开春剪下一截拇指粗细的柳枝往湿润的堤岸上一插，不用费心照料，待到夏末便能抽出鲜嫩的新芽。这种极易成活特性，像极了乌蒙山里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人。

往关河盐津段的河谷里走，那些扎根在堤岸石缝里的老垂柳，树龄动辄数十

年。粗砺的树干上布满了山洪冲刷的痕迹，根系顺着石缝钻到数米深的土层里，把原本容易松动的河谷堤岸牢牢攥住。早年间没有专业的护坡工程，山区汛期的洪水说来就来，世代代住在河谷两岸的人民恪守“多插一株柳，多固一方土”的老规矩，年复一年地在堤岸上扦插柳枝，渐渐培育出数千株连绵的护岸柳林。洪水漫过岸线时，柳树能扛住长达160天的水淹，植株保存率仍能达到80%。哪怕洪水没过树冠，退水后不到半月便能重新抽出新的枝条。这种耐涝抗寒的韧劲儿，正是昭通人在大山里与自然共处的生动写照。

在牛栏江昭通段的干热河谷地带，早年水土流失严重，坡面的红土每逢降雨就往江里冲。几代人想了很多办法种树固坡，最后只有适应性极强的速生柳、无飞絮柳真正扎下了根。如今，沿江生态带内的柳树种植面积已超千亩，深扎土层的根系牢牢攥住坡面上的散土，曾经一到下雨天就黄泥漫流的荒坡，逐步蜕变为郁郁葱葱的柳林带。当地人把这些柳树称作“敢往热土里扎根的好汉”——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一旦扎下根便能孕育出绿荫，迸发出顽强蓬勃的生命力。

若要探寻昭通柳树最厚重的文脉，还要去靖安镇、青岗岭回族彝族乡的沿河地带走一走。作为酒渔河流域的延伸河段，这里和名声在外的“酒渔烟柳”景观带连成一片，散落着树龄逾百年的古垂柳，是整个昭通古柳资源最集中的区域。那些要两三个人才能合抱的古柳，树根盘根错节地从土层里拱出来，如同皲裂的手掌紧紧抓住脚下的堤岸。树干的沟壑里藏着

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早年间赶集的乡民在柳树下歇脚，放学的孩子围着树干躲猫猫；春天将一把柳芽就能做一碗清苦的凉拌菜；秋冬时节用柔韧的柳条编箩筐、晒席，制成的家什能用好几年。这些古柳站在河边守了上百年，见过马帮循着酒渔河的驿道走过，见过乡民扛着锄头去田里春耕，也见过山洪漫过堤岸又慢慢退去。它们的根系越扎越深，成了一代又一代昭通人共同的乡土记忆坐标。

彝良县洛泽河沿线的河谷两岸，数千株本地原生柳树顺着河岸铺展开。这些柳树抗逆性极强，哪怕是山地河谷里最贫瘠的碎石滩，插上柳枝就能成活，发达的根系牢牢固定住坡岸的散土，慢慢连出一片独具特色的河谷柳林。过去山里交通不便，一旦山洪冲毁道路，漫山遍野的柳树枝条便是最顺手的抢险材料——用柳条堆叠成埝工，封堵堤岸的溃口，无需从山外调运物料。靠着河边的这些柳林，当地人一次次化解汛期的各类险情。

在昭阳、鲁甸、永善等县(区)的中小型河道沿岸，分布着不少柳树，它们是昭通人口中“看不见的守护者”。这些柳树既没有连片景观带的名头，也没有专门的挂牌标识，只是静静地仁立在河岸旁。乡民们祖祖辈辈习惯了插柳，不用施肥，柳树自己扎下根就能护住田埂、守住岸边的农田，让庄稼年年都有好收成。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柳树，成了昭通大地上传承数百年的护堤绿化主力树种之一——没有人特意统计过它们的总数，它们就那样顽强扎根，悄无声息地守护着一方水土。

很多人说柳树的情操全藏在看不见的根系里。它从不像高大的乔木那样竞相向上生长，而是把大部分力气都用在往地下扎根；主根往土层深处钻，侧根地下铺展成细密的网

络，把周边的土石牢牢锁在自己的根系范围内。纵然历经水淹百日、寒风摧折，只要根系还扎在土里，春天一到就能重新抽出新的柳丝。这种“把全部根系都扎进脚下土地”的品性，恰恰和千百年来昭通人在乌蒙大山里扎根生长的精神同频。

早年的酒渔河沿岸并未修建系统化的河堤，世代居住于此的乡民靠着一次又一次地扦插柳树，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培育出著名的“酒渔烟柳”景观带。它们默默扎根，依靠祖祖辈辈的接续坚守，慢慢把荒滩变成了沃野。后来，在牛栏江干热河谷里开展生态修复的建设者，在荒坡上一棵一棵地栽种柳苗，并耐心地守着它们扎根生长，硬是把曾经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打造成绿意盎然的生态走廊。再后来，银龄专家跨越千里，从上海奔赴鲁甸开展结对帮扶，把根扎进基层医疗的土壤里，通过传技带教培育本土人才，把优质的医疗技术留在昭通的土地上——这种“扎下根就踏实奉献”的韧劲儿，和柳树根系蕴含的品质一脉相承。

柳树算不上什么名贵的树种。它不挑剔土壤肥瘦，不在意环境优劣，只要有一方湿润的土地，枝条就能扎下根。它把大部分的养分都用来维持根系生长，以发达的根系构筑起保持水土的屏障，长出的枝条能编箩筐，绿荫可供纳凉，就连落下的柳叶腐烂后也能转化为有机质，改良脚



绿柳成荫的秃尾河。

下的土壤。它从来不刻意去追求什么“价值标签”，而是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脚下的土地——这恰恰是昭通人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精神底色：不慕虚名、扎根乡土，用自己的力量慢慢改善周遭环境，在岁月流转中守护一方水土。

如今驱车沿昭通的河谷地带穿行，随处可见沿岸连片的柳林，新栽种的嫩柳和百年古柳并肩站在一起，万千藏于土层之下的柳根交错相连，牢牢攥住脚下的土地。柳丝随风飘拂过往来行人的肩头，就像这片土地流淌在草木之间的人文底色——它从来不是悬浮在书卷里的华丽辞藻，而是扎进土石里、埋进根脉里的坚守。一代又一代像柳树那样扎下根的昭通人，把个体力量融入脚下的土地，最后孕育出生生不息的坚韧生命力。